

# 烈馬神槍傳

冀暉  
孫耀



華夏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冀南盐民以暴力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篇小说。

作品以暴动中几位牺牲的神枪手为原型，通过一系列惊险曲折的斗争，塑造了几位英雄人物的生动形象。如赵学基夫妇的出生入死，能征惯战；韩春隆的只身闯虎穴，大闹顺德府；阎时平的多谋善断；虞国姣的跨马擒敌等险象环生的惊险场面，读来引人入胜。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地方色彩，读后给人以革命传统教育作用和艺术上的享受。

### 烈 马 神 枪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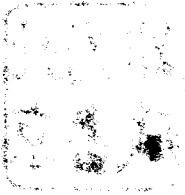
冀 辉 孙 耀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白月琴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375印张 287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500册

ISBN 7—80053—242—9/I·085

定价：3.30元



## 目 录

- 第一回 得得蹄迹还乡路 声声絮语故土情 ……( 1 )
- 第二回 河神庙盐兵盘踞 濠阳镇机隍不安 ……(1 4 )
- 第三回 阎时平杀鸡宴佳宾 韩春隆夺马识英雄……( 30 )
- 第四回 二红砖怒扯布告 赵学基慷慨陈词……(4 2 )
- 第五回 倪东皋闻枪丧胆 费伶俐渐生异心……( 53 )
- 第六回 阎时平月夜获新生 甄大可肆虐丢耳朵……( 67 )
- 第七回 霍瑞祥画虎反类犬 虞国姣跨马擒顽敌……( 81 )
- 第八回 倪金祥喜回濠阳镇 乐小秀智渡琉璃河……( 95 )
- 第九回 薛发刚挥师围城 桂云楼诡计请援……(108)
- 第十回 赃官拙使美人计 义妇假从投惠书……(128)
- 第十一回 高青雨登城铤险 桂云楼诡计得逞……(138)
- 第十二回 骑兵团解救平鹿城 盐民会撤回濠阳镇……(158)
- 第十三回 赵学基夫妇脱险 高青雨手刃亲夫 ……(171)
- 第十四回 城头换人头 夜路投明路 ……(185)
- 第十五回 报前仇游庄大捷 启后文曲艺小唱 ……(195)
- 第十六回 大户开仓解饥馑 小将献计建奇功 ……(213)
- 第十七回 壮男抢收百亩粮 弱女巧匿五袋枪 ……(228)
- 第十八回 作祭谏寄意悼忠魂 出告示悬赏买人头 ……(241)
- 第十九回 开明仕绅识时务 社会贤达通情理…… ( 257 )
- 第二十回 单枪匹马寻医去 巧押俘虏凯旋归…… ( 268 )

第二十一回	霍干虾诡谲险诈 费伶俐醉生梦死……	(280)
第二十二回	战刺客再擒潘大刀 送密信暗算韩春隆	(294)
第二十三回	捣三区小施点穴术 斗平鹿大闹县衙门	(309)
第二十四回	弓小辉受骗牺牲 阎时平悲愤复仇……	(321)
第二十五回	韩春隆身陷囹圄 费伶俐命染黄泉……	(332)
第二十六回	赵学基留笺李白诗 虞国姣书赠岳飞词	(341)
第二十七回	邹太爷舍命救人才 韩队长死亦为鬼雄	(352)
第二十八回	烈士大笑献身 村妇奋勇复仇……	(365)
第二十九回	好马通人性 歹徒狼子心……	(378)
第三十回	拍马驰骋返旧部 赤胆忠心征腐恶……	(387)
第三十一回	人民儿女敬爱人民 大地之子潜化大地	(398)
第三十二回	出征前飞蛾投火 登程后霞霓铺路……	(412)
后记	……	(422)

## 第一回 得得蹄迹还乡路 声声絮语故土情

诗曰：历史潮流乱云深，几经沧桑到如今。

军阀混战化云雾，逐鹿烽烟又氤氲。

四句小诗，引出五十年前一串洒泪喋血、刀光剑影的故事。

在这一连串故事中出场的人物，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燕赵慷慨悲歌之士，挺身救国扶危的强者。他(她)们是几对身世不同、性情迥异、各有归宿的戎马夫妻，还有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馁盐民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历史发展的潮汐向他们冲击，在广袤无垠的冀南平原——这个特定环境的漩涡里，他们被卷到一起，相濡以沫，向命运挑战，与恶邪势力展开生死搏斗。于是，他(她)们演出了时代的活剧，经受了火的冶炼、血的洗礼。

大凡稗官野史，中、长说部，不宜笔者过多平铺直叙，还是让书中人物出场吧。请看：他(她)们出场亮相了。

听，马蹄儿得得，马铃儿响得清脆悦耳，一位身穿西北军军官服装的大胡子巨人，和一位身着短打紧身戎衣，肩披紫绸绸罩风衣的健美女士，两人一马双跨，端坐鞍上，目光犀利，如双鹤比翼般从顺德府到平鹿县城的这条古官道上奔驰而来。

“学基，看，前边熙熙攘攘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巨人怀

中的女士向她的男人回眸问道。

“嗯，是呀。象打群架似的……”赵学基早已看见前边有一群乡民围在一起，好象是为什么事情在纠缠不休。他习惯地摸摸腰间的“勃朗宁”，又把一支大手按在挎刀的柄上对妻子说：“国姣，多加小心。顺德的同志说啦，平鹿的地面儿久不平静。桂云楼在这里闹得很不象话。商震的三十二军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可能也不和美，争权夺势。二十九军与桂云楼勾搭默契；三十二军又在平鹿北陲的马鲁村树起个‘第二政府’。他们勾心斗角，土匪、杂牌军乘机扰乱乡里，闹得人心慌慌，民不聊生。”

“嗯。这么说，可能桂云楼势力比马鲁村‘第二政府’要大得多。他会把‘第二政府’挤走的。”虞国姣说着，一松马缰，信马由缰地缓步向前走去。

马儿也非同一般凡马，它两耳前倾，二目闪光，注视着前边出了什么事情。

“当然桂云楼是自以为‘正统’的。他数‘第一’嘛，要不然商震派往马鲁村的邹太爷怎会甘居‘第二’呢？可是，这位邹太爷和开明士绅举人还是比较廉明、进步的。他们并不是遵循商家军上层意志来与桂云楼争油水儿的。听说邹太爷与举人要树‘德政’，可能要效法历史上的宋襄公吧？哈哈……！”赵学基发出一串长笑，引得虞国姣也忍俊不禁了。他又对妻子说，“党组织给咱们分配任务时不是说这‘第二政府尚可争取’吗？咱们到冀南区党委再请示一下；至于对桂云楼嘛，恐怕只有斗争了！他自恃强悍，目空一切，又狡诈、贪婪。因嫡属于省主席宋哲元和他的二十九军卵翼之下，所以忘乎所以，鱼肉百姓，骄奢淫逸，肆无忌惮……”

“哼！桂云楼堕落到如此腐朽的地步，还不知把青雨妹气成什么样子哩！这可悲又可怕的‘指腹为媒’啊，真把她害苦了！她那时就有点‘三从四德’的旧意识。唉，事到如今，她怎么忍受？听说，她有点玩世不恭了，尤其是象男人一样以酒浇愁！……”

“咱们既然奉命回乡开辟工作来了，就把她救出火坑，她是个做妇女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好人材！反正，她和桂云楼不会合得来的。两人性情越发展成熟，就会越是水火不能相容！……”

“对呀！”虞国姣感激地回眸瞅了丈夫一眼，又说：“一定设法把青雨妹从桂云楼的樊笼里救出来，不然她会自杀的！”

“嗯。情不投、意不合，情感势必崩溃！他不会听她的规劝，她也决不会与他同流合污！……”

“高青雨妹要是知道了桂云楼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害死了邱苏尧，更会和他闹翻了。”

“那，不和他拼命才怪！青雨妹和邱苏尧在保定分手时已是互相倾慕、心心相印了……”

“很可能，邱苏尧的被杀害，高青雨还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桂云楼也会骗她，不让她得知真情实况。”

“那当然！桂云楼的花花肠子，必然如此，真他妈的该杀！”

“他们断绝了通信，这么长时间了，她必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夫妻两人对话间，离那骚乱的人群已经切近，恰在这时，忽听得人群中发出一声叫喊：“救命啊！白东海、刘天明路劫杀人喽！……”

这赵学基、虞国姣夫妻二人虽是行伍中人，但他们一向爱

护百姓，一听这呼救之声十分凄厉，且不问这呼救者究竟何许人也，白东海、刘天明又是什么强悍之徒，急忙跳下坐骥，手按武器，向人群奔去。

原来这围作一圈儿的人群并非农民百姓，他们有着官兵服的，有着民服的，但大都凶眉横目，竟是前面平鹿县城中的保安兵和附近村庄的流氓无赖。

保安兵有十儿人，隶属保安大队长池通玉，是由白东海、刘天明两个小队长和一个叫倪东皋的小头目率领出城催逼苛捐杂税、地亩钱粮的。他们出城后，见有一对青年农民夫妇，扛着干粮袋，长途跋涉而来。横过这条顺德府去平鹿城的古官道时，被当地“大刀会”的流氓挡住了去路，从人家干粮袋里抖出来二十个银元、几十个铜钱。他们要了银元还要抢人家年轻媳妇。这对青年农民原以为刘天明等人是来救人的，便大声呼救，谁知白东海却气势汹汹地问道：

“干什么的？”

那对夫妇伏首在地，男的申诉道：“俺们是去北边庞庄的，前年父母双亡，我逃荒落脚在大户庞燮元家当长工，借了人家钱给父母发丧，后来，给庞家当了两年长工抵债，可是利息太重，年年还不完。幸亏舅舅贩卖茶叶、蔗糖赚了钱，给俺这些钱去庞家还债赎身，好回家安居乐业。俺媳妇听说路上不安定，她不放心的，才随俺同来……”

“胡说！贩卖茶叶能赚什么钱！这年头儿谁喝得起那玩艺儿？纯粹胡编，这钱不是好来的，非偷即抢，官家应该没收！……”

“长官大人，别冤枉了好人，俺丈夫安分守己，给庞大户当长工。这年头净血口喷人的，你们官家怎能也这样？您老



人家就高抬贵手吧……”农家小媳妇口齿清爽，也忙跪倒求情。她丈夫又大声央求说：

“长官大人，你们吃国家俸禄，应为民作主，可不能象无知小人一样胡说我们呀！……”

“放屁！”刘天明一心只顾贪图银钱，听了这小两口儿的话发凶道，“你们俩明明是偷了东家银钱吃食，还想胡弄欺骗我刘天明？你们俩都长得这么漂亮，定是你相中了我、我相中了你，暗暗姘靠，被人知道了，才往远方私奔的！好呀把他们押解平鹿城审问发落！”

“长官大人，你们太不讲理呀！我们有名有姓有住家，有婚书为证呀！……”

“谁听你们俩废话！到城里你白爷不会亏待你！没收了你们的不义之财，你给我白东海当兵，小媳妇给我白东海……”白东海、刘天明正谰耀官势，企图把人带走时，赵学基夫妇已站在人群外围听清楚了事情原因，一声断喝：

“闪开！”

赵学基的嗓音儿天生得洪亮，丹田有力，出声赛过戏台上的包拯。这一声吼喊，震得众匪徒浑身发抖。一张张鬼脸儿都吓黄了。他只伸手轻轻一拨，保安兵们就东倒西歪地闪开一条“胡同”。

官兵、地痞流氓们正在撵掇白、刘二人押走农民夫妇，被这吼声震傻了，偷眼看去，只见是穿军官服的一男一女，显然是上峰大官，男的生得高头大膀、满脸腮胡，大手象蒲扇、大脚象两只小船、二目似一对铜铃，腰粗腿长，活象南岳庙里的天王泥塑，实是罕见的巨人。莫非是玉皇大帝派巨灵神下凡来了不成？！那女的呢？也是女军人打扮，生得矫健，而且绰

约挺秀，一双丹凤眼、立剑眉，目光如流星闪电般犀利，是那么严厉不可侵犯。她身上紧身短靠以及腰插手枪、手按佩刀铜柄，都表明此女人必是武艺超群又有地位、势力的坤杰。这一下，那农民夫妇如绝路逢生，忙爬过来向赵、虞二人叩头哀告求救。

“老天有眼，天王爷爷、菩萨奶奶！救命啊！俺要是坏人，宁肯请您杀了，这白、刘两个军爷不该胡说俺清白人儿……”

“不要怕，我们不能饶他！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岂有任意迫害百姓之理！……”

“啊！长官！这两人并非富商绅士，干粮袋里却藏着白花花的银元、响叮当的铜钱！非偷即抢，不会是好来的，理应由池大队长或是桂大人亲自审讯、发落……”

“哼！又抬出什么泥胎来唬人！这池大队长何许人也？！”

“池大队长叫池通玉，以前也是拉竿剪径的一方豪强，后来得到前任县官赏识‘招安’，进城当了俺们县城保安兵的大队长。俺们出城来绥靖治安，也是池大队长派出的……”

“呸！宋哲元、鹿钟麟大将军都是用这号人做下属的！那，桂大人又是什么属性儿的？”大胡子巨人不无揶揄地冷笑着向刘天明发问道。

“桂大人——桂县长——桂云楼——父母官！河间府献县人氏，保定府训政学院县长班毕业，先在献县，后来平鹿……”刘天明在一旁抢答，以为这样能向这位军官套近乎似的。

“噢，哼哼！果然是这位花花公子来这儿当七品知县了！”赵学基拍了拍衣袋说，“西北军汤团长还给他捎了一袋礼物来。可惜，现在还不能送去，也不能让这些歹徒带去。”他向刘天明、白东海等人把胳膊一挥，吼道：

“放下百姓财物，都给我滚蛋！”

“嘻嘻！长官，你可不能……”不长眼的刘天明还以为是遇见“贼吃贼”的主儿了呢。他想，上峰敲下属的竹杠儿，螳螂捕蝉遇见个毛脸大黄雀么？正想着，忽听一声轰天雷炸响了：

“都给我滚！你敢狗眼看人！！”

这一声吼不要紧，吓得白东海先屁滚尿流，回头就跑，地痞流氓们更不敢怠慢，逃跑比兔子还快。保安兵们猜不透这位大胡子巨人官爵儿有多大，武艺有多高，见机灵鬼白东海先跑了，便一个紧随着一个穿了兔子鞋。刘天明发愣间，只迟了几秒钟，就惹恼了虞国姣，只听她怒吼一声：

“识得虞将军这只‘铁砂掌’么？！”随着这一声吼，只听“啪”地一响，虞国姣一掌扇在刘天明的胖脸上，只扇得他眼冒金星，口角流血，一轱辘倒地滚出一丈开外，晕倒在路沟泥浆里哼哼唧唧呻吟，半晌爬不起来。

那一对夫妇绝路逢生，庆幸巧遇见义勇为的豪杰，感动得下泪，跪倒叩首，声称什么下世“结草衔环”报答二位将军大恩大德，并说明了原委。

“快走吧！我们都是一奶同胞，不必如此。到庞庄如果庞大户不讲理，还可以到刘家渠去找我们夫妻俩！回乡时可要绕道南和——鸡泽，不要再从此地路过。”

那一对农民叩头千恩万谢，赵学基亲手拉他们起来。看他们大步流星地走远了才放心。

夫妻二人吃了一包点心，喝了一听柑桔罐头，这才重又骗腿上了枣红大马，向故乡刘家渠方向奔驰，下了官道，抄上城北小路。

越往前走，那道路、河渠港汊、村庄、桥梁涵洞越熟悉了。这么多年来，这儿除了愈来愈显得荒凉、破落，没有更多的变化。倒是那荒冢、坟场增加了不少，显得凄凉不堪。他们正东顾西盼间，一条大河横亘眼前，大红马已扬蹄登上了那宽平的堤顶。

“啊！这就是那条贯穿冀南平原的长河了。它就是浊浪排空、桀骜不驯的滏阳河！”赵学基告诉虞国姣这条河的名字。虞国姣把一双英俊的眼睛睁得亮亮的，望着这宽长的流水，她想起了丈夫过去经常向她说起这条家乡河、母亲河。她深情地望着河水激流，对丈夫说：

“学基，党给咱们的任务，不就是要开辟滏阳河两岸这片根据地么？”

“是呀，我想，咱们以后的活动中心，将是前边看得见的这个盐碱地中心滏阳镇了。”

“唔。你常说的那位同学阎时平，就是在这个大镇上教小学的教员吧？”

“对。你还真的为咱们今后的工作动了脑筋，连这个镇和同学阎时平都记住了。”赵学基拍拍妻子的肩膀，继续对她介绍这儿的地理环境，介绍这条大河及其两岸情况：

“这条曲曲弯弯、天然造就的滏阳河，打从太行山黑龙洞喷泻而出，奔腾咆哮，汹涌而下，朝着北方奔流。流经眼前这个滏阳古镇，从镇子西北角儿的河神庙古松下，穿过一座大石桥，过桥不足半里之遥，就绕一个大弯子，改向东北流去，一直汹涌澎湃地冲进渤海了！”

“哦，那座大石桥一定很古老、雄伟了。啥年代修建的？看，那不是就要到了？！”

“是呀，已经看到桥栏石雕了！她和赵州洨河上隋代人李春建的那座大石桥，北平南郊宛平县的芦沟桥都有相似处。但它是什么年代修造的，今人已无从查考了。仅就这造型款式来说，那石柱、石柱、厚石板桥面，和那拱起排列的卧狮石雕栏杆，以及古色古香的工艺、纹饰，都能告诉人们：自从它的出现，这里才繁荣、火爆起来。这很明显，有了这座坚固、宽阔的大石桥，车马行人就理所当然地云集而来，纷沓而过，这里也就相应地发展、繁华起来。既成了交通要衢，那驿站、商埠、河运码头……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不就成了方圆几十里一带村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了吗？所以，也必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兵燹战乱之乡了。想想看，咱们在这儿打江山，不是正好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吗？……”

“哈哈……！你象给我讲地理课，又象既严肃又幽默的演说！……”

“就算演说吧，为了今后的斗争，你必须对环境及其历史沿革多了解一些。这座古镇，自从民国二十年前后，连经两次大洪水，滏阳河决堤泛滥，水退后土质变坏，没过几年，这一带本来就瘠薄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变碱，到后来就成了盐碱不堪、寸草不生的滏卤之乡、不毛之地！荒凉得几乎是赤地千里了！又经过两年的荒旱，四野八方，一片白花花的盐碱秃地就象终年积雪似的。每逢刮起风来，白碱泛起、白尘弥漫，遮天蔽日，好象霜飞雪落，着实令人不寒而栗！你说，百姓们怎么活呢？如今又来了个吃人生番桂云楼！……我已经在顺德了解过了——滏阳镇日益萧条冷落，店铺关门打烊，作坊歇业败家，全镇每况愈下，暗淡无光。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减，什么镇公所、警察分局、区公所……分设种种机构，

还不是为了敲骨吸髓、鱼肉盐乡百姓？这就使良民百姓度日维艰，恰如‘猪胆挂上黄连树——从根苦到梢儿了！’……”

“方圆百余村庄，包括咱们家乡刘家渠的贫苦百姓为了勉强度日，别无生路，只有扫起碱土，熬硝、淋盐，靠着向四外八方输出白硝、苦盐和卤水，换回糠菜和杂粮，维持最低的生活开销，赖以繁衍子孙后胤。他们盼望时来运转，出来几位拯民救国的英雄、伟人，也好有个出头之日、温饱之时……”

虞国姣听着这些感到痛心疾首，眼里迸出了泪花儿。她吐了一口郁闷之气，凄怆道：“幸亏组织上派咱们回来，与灾民同生死共患难，咱们总要打出一个新天地来！”

“是呀，咱们这一代人既然生不逢时，就为后代子孙打江山吧！……”

两人说着，走着，马儿已经跨上了濠阳镇的大石桥。虞国姣纵目四方，目不暇接。她见到这一切一切，都如赵学基说的完全一个样子，心中无限感慨。

赵学基对这座古镇、这座大石桥并不陌生。这里离家乡刘家渠已经不远。这里有熟人、同学，就是那位阎时平。离开西北时给他来过一封信，说过要来看望、小住的。可是，今天不行。他和妻子计议道：

“改日再来吧，今天就不能去会时平兄了。一过桥就向北走……”

“当然，”虞国姣附和丈夫道：“理应先拜看老娘，人之常情嘛！否则会遭乡亲谴责的。”

于是，他们没进镇去，虞国姣就扯动马缰，绕过镇郊，奔上了去刘家渠的大道。这是一对孝子孝妇。他们要先看望母亲，安排一下家事，小住几日，然后就来濠阳镇上完成组

织交给的重要任务。

马儿昂首甩尾，缓缓走着，离濠阳镇走出三里之遥，忽见从家乡刘家渠去东边乞村镇的田间道上走过来十几个打扮奇怪、满脸横肉的黑大汉。他们腰里束着一缠深蓝色的布条，对襟儿衣扣只系住肚脐下边两个，上边露出紫红色胸肉，有的露着胸下叠起横褶儿的白肉膘子，有的裸露着黑黧黧的茸茸胸毛，一身黑色粗布衣裳，头包綦巾黑罩，一伙黑煞神似的凶恶模样儿，只有袖头儿、裤管儿都翻出白粗布衬里儿缩起来。足登一双踢倒山的黑铲鞋，每人都举着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他们一字排开拦住道路，迎着赵学基夫妇，阵容整齐地冲了过来。

为首的是一个大眼睛、酒糟鼻子、身粗似瓮的黑汉子。他盯着赵学基吼道：

“那里来的军汉、刀马旦？！要去什么台口儿唱一出《霸王别姬》么？刀会会长有话盘问，还不快快下马？！”

赵学基向虞国姣低声说：“他们必是这一带的地主武装‘大刀会’。可能从乞村镇上来的。也许是白东海、刘天明之流回城告诉了桂云楼，他们四下打电话，让他们的分局、大刀会对付我们俩！”说到此，他见妻子镇定自若地点了点头，表示听清楚了，赵学基才对那自称“刀会会长”的汉子说道：

“没工夫下马说话，快闪开道儿！”

“哼，不闪道儿又能如何？会什么武艺、枪法？比濠阳镇的韩春隆如何？当什么官儿？在哪个军、师、旅、团、营、连、排？……”

“少废话！吾乃西北军少校参谋；这位女士乃敝人妻室——军机译电员上尉班长！不知什么寒春隆、热春隆，不曾相

识、不曾比试，还论什么高低?!还不快快闪开!”

“噢，也许和姓韩的不是一个属性儿。不管咋说，下马比刀才能放过!”后边另一个刀会头目高举明晃晃大刀出面寻衅，一纵身儿跃上路旁的小土岗顶端，虎视眈眈，毫无惧色。

那个会长向他率领的人们做个手势，这些汉子就把大刀插在背带上，取出火绒点燃了，口中念念有词道：

天王菩萨一尊神，  
吃火喝火不伤人。  
唔嘞嘞嘞……  
敕嘞嘞嘞……  
大刀会长潘吉臣，  
乞村镇上开佛门。  
唔嘞嘞嘞……  
敕嘞嘞嘞……  
匡扶县长桂大人，  
盐民改行是良民。  
唔嘞嘞嘞……  
敕嘞嘞嘞……  
……

他们象唸经赋佛唱偈儿，又象合唱一首粗犷的歌儿。唱罢，都把越烧越旺的纸绒火苗儿送到口边，一吸溜气儿，就一口将火苗儿吞进口内，象是咽下一团火似的。然后齐声有节奏地，抑扬顿挫地狂叫呐喊道：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只有站在土岗上的那个副头目似的黑大汉照样举刀站在那儿不动，显然是一种“会规”。

会长又指挥这些汉子掣刀高擎，寒光闪闪，映得阳光刺目，把道路挡得水泄不通。那岗子上的汉子叫道：

“你们都有武艺在身，还要‘真人不露相’么？听着——顺者昌，逆者亡。趁早儿到乞村镇上入我们刀会，福禄祯祥，高官厚禄，桂县台还会接你们进城授职。要违天意，宝刀不留情！不管你们什么军、什么师……”

“哈哈……！你举的大刀最亮，你耽宕我时间最长……”赵学基有点怒意了。刚把大手伸向腰间，就听面前虞夫人脆生生叫道：

“杀鸡焉用牛刀？！我叫他把刀扔地下！”虞国姣早已怫然作色，抽枪在手，话到其间，立刻射出一弹，只听“咣”地一声，那岗上汉子高举的刀尖儿上溅起一团火光，并有金星四处迸射，又听“锵”地一声，那高擎的大刀早已落在地上，那汉子咧着嘴摆起手腕子来，显然被枪弹震得手麻筋疼了。还算他有点腕上工夫，弹打刀尖儿之后，象是手肘触了电，才扔刀咧嘴甩起腕子来。待他从惊怔中醒来，再去瞅他扔在地下的褶铁宝刀时，只见刀上没了指甲盖儿大小的刀尖儿。再抬头望着道侧那株半死不活的小榆树时，它还在晃动不止——原来刀尖儿被子弹平行着打到树干上，嵌进去三指深，快要穿洞而出了。这神枪奇弹怎能不使黑汉子们惊慌失措呢？这汉子从土岗上蹶下来，吓得吐着二寸长的舌尖儿哑了喉咙。

那个会长却还要叫阵儿，他挥刀做个“骑马蹲裆式”，“欸”地一声，举刀纵身跃起，不知他要作如何举动，请读下文便知。